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九

書辨證 下

淳化法帖

第一帝王書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米芾法帖題跋

衞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草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邪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髙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淮海集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録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辨之尚未中其病黄伯思法帖刊誤

東書堂帖定為杜度書千文章帝時既未有而杜度亦漢人二説皆誤或云是蕭子雲書淳化閣帖釋文

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按省啓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法帖刊誤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同上

安軍破堽數朝三草書筆勢糺繞若一其偽不疑僕㓜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爾無別因疑其偽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

後觀賓泉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懐琳偽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同上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内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為休祐蓋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為是同上

梁武帝書數朝脚氣脚字微摹轉失筆山谷集

米云梁髙當是齊髙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號髙祖此書目誤以祖為帝耳法帖刊誤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按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為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荅進枇杷衿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同上

唐太宗臨朝帖昨夜以下應是别日敕 山谷集

唐太宗㢓遊甘泉帖只理會遼東一役 同上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永陽王伯智書誤録在長沙王叔懐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懐其𥗼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法帖刋誤

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㸔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

得無愈失之邪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刃虎駭鶚視孝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黄伯思謂安軍破堤數朝三書糺繞若出一手定為贋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

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邪伯思謂弔江叔藝䪨二帖為高宗書審矣謂枇杷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叔懐弟也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弇州山人槀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與章帝一手偽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同上

米芾法帖題跋

唐文皇右軍傳賛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嘗歎妙蹟永絶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

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法帖刊誤）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同上）

伯英云吾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則序崔當在張前（山谷集）

尚書宣示鍾書眞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修修死其母以修平日所寶幷入棺眞蹟遂絶此本右軍所臨者（法帖刊誤）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折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録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問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同上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髙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眞得其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

表蓋唐人偽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鷂雀賦同皆非
眞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字字畫高古與此有
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畜與二鍾虞松三帖為
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有間矣此亦
無後五字同上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
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同上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統桓温陸雲謝安謝萬

等十四帖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體氣象奇古墨色如漆内郗愔一帖即閣本法帖所録者昔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棄寶章待訪録

晉侍中郗愔第三帖毀當字作兩行可笑山谷集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眞米以為偽者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眞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法帖刊誤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潤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拏攫今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真蹟久絶疑為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疎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為大令書又以為張融思光㔫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黄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為大令

臨書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贋元常眞右軍大令哉皇象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眞淳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高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卓健逸發骫髀廉稜獨表光絶覽之故當爾爾衞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

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佞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意非眞亦輕於持論矣張華稱丞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讀書故也弇州山人稾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米芾法帖題跋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為媞子作按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戚也法帖刊誤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按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陶侃啓也同上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偽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同上

晉劉超為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别其偽審矣同上

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大誤同上

劉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真與王廙三十四日帖無異同上

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琊族也非通古甚

那至爾 同上

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皆眞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眞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

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同上

余觀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山谷集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寶翫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蹟猶存今所録惟一紙耳摹傳失真無復意象法帖刊誤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山谷集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偽矣山濤啓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啓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法帖刊誤

陸士衡平復帖其書極似索靖筆法始知閣帖所刻陸雲書亦後人為之陸更古也清河書畫舫

晉太守山濤補吏部郎帖此下有十九字悮置羊欣書後山谷集

宋特進王曇書王曇首失一首字同上

此卷偽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羊欣卞壼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偽作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蓋十二字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以本為勝王僧虔兩啓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啓同書聲信不虚得法帖刊誤

此卷偽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首云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蹟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偽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祕館因彙次祕閣本川作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者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眞而字非故斯人者自目爲倣書蓋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法帖

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雜載眞帖閒可勝歎哉今列此卷内一手僞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幷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凝之　操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其餘盡一

手偽書東觀餘論

第三卷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間呼母為媞書箱計是

奉母作翼書法古雅啓事似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

竇臮評其勢捷而疎鷙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黄

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

因絶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絶外交語出自賓蒙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懐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令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經摹勒銀鉤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歎小人亂眞者臨倣乃有餘自運不足王敬預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元孔

彥琳皆入妙品僧虔兩啓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同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弇州山人槀

第四梁陳唐人書

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　臨樂毅論者俗人偽帖餘皆眞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米芾法帖題跋

齊豫章王凝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其書

孝經一章亦近世僞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蕭子雲有草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偃信篤論也法帖刊誤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同上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按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

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旣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鎭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學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眞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如蒹葭倚瑤林也同上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庚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同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為

之同上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顔籕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盧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同上

陸柬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呉興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爾效其語作此耳同上

薄紹之宋世爲丹楊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目爲唐人謬甚矣同上

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竇賦比之激溜懸磴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注此帖信有之黄長睿槩疑非眞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竇稱其寛而壯睽而窋所書孝經一則耳眞僞未可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

雲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尚張懷瓘曰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贋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應佳恨未之見耳率更行草圍圍寒儉吾未敢服贋懷瓘乃謂其筆薄以後略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邪徐嶠之浩父賦述稱其娌姹鍾門逶迤王後陸東之吳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

也弇州山人稾

第五雜帖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

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度德亮白

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旣移屋　足下並羊

欣末有欣白字米芾法帖題跋

自啓顛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書

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

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案其文云田疇耕耨為政朞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為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略云鷲浦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為政可朞月而致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為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為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法帖刊誤

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

黄祕書著法帖刊誤云案其文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米云不知何人書葢未見此碑也挍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為未盡葢所為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駭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為揚字殆未考爾州琶惠三字皆在系即

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
小豈祕書却未考此碑之額邪若謂字無三代體與
其辭皆唐人筆亦可爲精鑒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
最酷舊物絶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榛莽中重
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二卿李公以
臺省耆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繁昌縣王
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輦石其家臨視摹刻漫
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與

公之名俱傳又俾某書其後按東武趙明誠德父金石録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二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攻媿集

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蒼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淮海集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

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效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為之者歟同上

史籀之迹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

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肥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同上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乃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法帖刊誤

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録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為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

此僧有嵩山主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同上

宋僧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山谷集

此書妄庸人傳作衛夫人耳晉人豈爾惡邪東坡集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勑敕字從力館

字從舍皆流俗所為耳同上

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為守得摹帖一卷乃冑曹參

軍李懷琳偽作七賢帖又有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

近奉敕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

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皆貞觀間一種偽好物米芾書史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臮述書賦如續帖

中秘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偽蹟也此與師帖尤踈繆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

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旣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僞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敕字從力館從舍為僞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為陣策為筞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眞僞也法帖刊誤

隋諱書中敬字鈌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為僞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者其荅啓云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

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則欲仙而已至況薄紹之書乃云如仙人嘯樹則真仙也為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局束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爾同上

黄長睿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馮班鈍吟雜錄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為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為歐陽率更書良是法帖刊誤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餘兩句山谷集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法帖刊誤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答語有一段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

誤眞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同上

右帖四前二具載王獻之帖中後二帖亦與獻之筆法同法帖釋文

移屋有意適閒曠二帖眞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

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眞羊公得意書或以為逸少則過矣法帖刊誤

第五卷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宗儋衛夫人古法帖隨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適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眞偽難辨故別為一本耳頡文科斗祝融峯神禹碑絶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無

疑黄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裴君紀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碑中字此為偽搆果也宋儋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竇蒙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邪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䟽有梁武帝荅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為柳産䟽為袁崧舜女仙人為蕭思話䟽為薄紹之龍跳虎卧帖為梁鵠䟽為韋誕䟽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玄汜惟均孔琳之帖不

載孟光禄何者為正耳吾嘗怪其呰子敬薄伯英以為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為不知何氏以為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語法俱似之或是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及意適帖俱絶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弇州山人稾

第六王會稽書上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伏想嫂

宰相無恙時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 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 張旭
追尋 子敬 疾患 二十日 餘可耳 定登
右不注出者皆偽 米芾法帖題跋
自適得書至慰馳踈 或作竦 耳中閒 疑當作閑 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偽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令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巳可辨之 法帖刊誤

酸感至匕加一作和下及宰相鉶啾豆鼠伏想婕等亦偽作蓋以逸少别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痱等語厠其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同上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即浩也邪

東坡集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眞僞相半同上

王羲之餞行帖自成旅以從至開祖字當是虞永與少年時書山谷集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僚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

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為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為偽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偽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法帖刊誤

王羲之闊别帖闊别以下七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也山谷集

闊别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忽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

米以為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為非二王書一槩求之理恐未竟法帖刊誤

追尋帖米以為大令書非也字勢圜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内有此語固宜在此卷同上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庚子嵩非同時人也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

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為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辨之同上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搨也同上

第六卷為右軍書米元章黃長睿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間結體小疎韻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盡偽作則吾不敢惟㪷生帖法淺促

為不得眞耳然亦非郗愔書也庾子嵩逸少伯父行
令稱子嵩似亦無害彦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
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内擫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
章諸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
眞蹟弇州山人藁

第七王會稽書中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　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

極知僕近修小圃

右不注出皆偽　米芾法帖題跋

知足下故羸疾雨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山谷集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乆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蓄逸少破羌帖中所書

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眞可以戰使人嘆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為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矣遯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

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閣故附見此條法帖刊誤

蔡公遂逶篤又加瘵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囍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

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

那得濫次阿堵中 山谷集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代之後人相承斆之非也 法帖刋誤

王羲之初月二日以下四帖語不類晉人自初月以下十一行皆非右軍手墨此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别者耳 山谷集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偽如初月有云羲之是耳

願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偽作第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千字格韻與此正同法帖刊誤

十月七日帖米以為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倣中

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恙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僞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洛也 同上

此卷有承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釋智永白而云逆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書耳 東坡集

儻因行李願存故舊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山谷集

此以下八行是智永書之不臧者同上

此帖世多論為差誤蓋太宗皇帝取其書類右軍遂參取其間所以貴之耳太宗於草聖最為深妙何乃特不曉此釋智永字邪法帖釋文

邢侗淳化帖右軍書評云行李帖智果書二果字省筆乃押字劉次莊釋文誤作智永來禽館集

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耳帖

不論可見其偽法帖刊誤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為子敬書僕謂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

同上

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令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末運所乘賢俊併墜致足摧感黄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偽毫髮惝怳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修謂勿勿非勿三

也係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
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
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
非也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别有據小園
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
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内擨之言
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譸譸必欲果此一段
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岱矣不

唯西游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楊用修辨之甚詳

弇州山人藁

第八王會稽書下

此蒸濕子敬代父　月半同上　尊夫人僞　適欲遣書

智永　米芾法帖題跋

義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為耳法帖刋誤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此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

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同上

闊轉久帖末云卒末近縁如何非晉士語同上

阮公故爾一帖非逸少書同上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葢結字殊不同詞亦異晉體同上

脩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或作督

表亦復常言耳按翼之鎮荆州以石虎梟暴畏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詻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

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彦遠載於書録今聞在王仲脩家同上

右軍與周益州書凡三十許帖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按周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為益州刺史彭模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建城公在官十年卒蜀人廟祠之山谷集

右軍採藥帖九日當採藥至日欲共行也失一筆同上

月半帖雖晋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

耳法帖刊誤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同上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懷祖所撿察耳東坡集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嘗閱數日内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須日當何理此

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豪髪米芾書史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為屬郡既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逋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眞如以就勞為能勞小却為小都皆轉失草法也法帖刋誤

逸少十七帖本唐貞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故諸

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寘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而邛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顯天鼠膏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鄉尊長或須今送僕按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

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事為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為與桓温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按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絶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眞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怪温飛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也同上

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爲非右軍書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能辨然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有大令風又焉知非羲之偶爲之邪凝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爲子敬代筆也弇州山人藁

第九王大令書上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何哉　前告先　以陳慕容並無名人僞帖　薄冷　益郎書並歐　米芾法帖題跋

此卷王大令部偽者最少相過終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法帖刋誤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内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雲煙過眼録

鵞還慰姊意帖鵞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

之類或以此鷰即逸少所變之鷰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賴消息内外極生冷内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為逸少作曽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敘本二十八

行至第十四行間特闊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録第十卷皆載此敘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黯㓕注缺横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眞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

殊體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近世偽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法帖刋誤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顧其以多莫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纍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間多有爍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同上

靜息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凡憙患散輙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同上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遒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於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庚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

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同上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眞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帴素敗逸字多缺爾山谷集

玄度時来一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眞晉人語但筆勢踈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欲請為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大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

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此類法帖刋誤

王獻之薄冷沈痼帖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似隋唐間人山谷集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為歐陽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字為益郎蓋下接者舊傳字此帖蓋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法帖刋誤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同上

一月二十九日黄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同上

第九卷中奉對帖是郗家離婚後語𤣥度帖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米辨為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語何長睿書絶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黄以事差覈耳弇州山人藁

第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五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　復面悲復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　鄱陽歸右並羊欣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耆謂之與王述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正蹟自蘇氏歸吾家米芾

法帖題跋

吾嘗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為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

眞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録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略云汝決欲來下張録於來下之字下有三十九字續帖略同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人方足張録云人不果爾可白吾當託桓江州助汝法帖刊誤力當麤足

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同上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眞輩僞作或自書二王帖

語耳與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眞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同上

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東坡集

王獻之忽動小行帖一字筆悞成十山谷集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偽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爭鋒

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此段世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法帖刊誤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邪又服油帖云不至絶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氏帖明甚同上

復面悲積宗齊人書同上

娗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同上

右軍寫經換鵞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山谷集

鵞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眞筆僕觀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眞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

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葢以大令父逆少嘗書道德經換鵞而山陰曇禳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傅會作是帖耳按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偽可無疑又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法帖刊誤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託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眞贋蹟吾不能辨第謂長史

藏眞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搆同恐是大令創草黄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謡亦得之然書筆欝勁遒發縱出自餘子亦以為快也弇州山人藁

淳化祖石刻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眞蹟雜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府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

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集古録

太宗皇帝留意翰墨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寶晉英光集

煕陵出御府所藏歷代眞蹟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釐爲十卷格古要論云用棗木板刻置祕閣譜系圖云是爲歷代法帖之祖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法帖譜系

頃為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祕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淮海集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巳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曽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為何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

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

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

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籖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

又云嘗覩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跂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説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

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
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
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説又不同今世言淳化
閣帖用銀錠檫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
者則傳慶板本之説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録集亦云用
棗本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
污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眞者其紙墨法度種種
迥别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

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録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輟耕録

昇元帖是南唐徐鉉等所摹縁在淳化前故名為祖帖余家有澄清堂帖是竪竹簾紙墨色黯澹古香拂鼻鐫手於轉使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鬚麋宛然如在計知微亦曾見此二本以資近昇元乃摹採為多致傷肥重邢侗來禽館集

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質婁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

尉研山研山大駭以為是南唐官拓的本係賀監手
摹清潤天授品列昇元上往入吾囊中今流在中原
顧屬邢君善寶之婁江公及廷尉兩箋猶在恨知微
乃置澄清不肈采也同上
王文肅公所藏淳化祖帖每卷有臣王著摹及汪俊陳
知古等名紙墨極新好每卷法帖第一第二下有臣王
著摹四字漢章帝書遐邇右有一二小字梁武帝下有
一十三三小字唐太宗書下有橫裂紋第二卷鍾繇書

多戎輅帖諸帖少見王珣少伯遠帖諸帖有張芝書處字不分二斷另作一行宣示表後多戎輅表十二行張華書有横裂文謝安書安字是楷字諸刻皆草字第三卷王涣之書反側左之等下有陳知古三小字又有三十八三小字山濤書有横裂紋羊欣書後有汪俊刻三小字在欲何之左孔琳書有横裂紋歎具傍增悒悒脚中四字何賴右有轉劇近明散未覺蓋八字悒悒十二字傍添與今刻不同第四卷陳逵書後有横裂紋又有

四十三三小字歐陽書有横裂紋第五卷智果書書評
索靖俱全第六卷汝不可言下有裂紋小佳更帖問字
口有裂紋第七卷讓未知如下有横裂紋七行篆書尾
後有第七卷十六板終七字八卷發廬帖後有莆田陳
知古五小字月半帖下有横裂紋六行尊夫人帖不字
右有裂紋取卿帖知耳耳字有補痕第九卷思慈帖後
有知古二小字思慈無往帖後有汪俊二小字第十卷
臣王著模四字在獻之書旁求耳後篆尾前有第十卷

三字在追求左第字與追字並十五板終四字與辰歳十一四字並與七卷尾字稍大六研齋二筆

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脩内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歷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松雪齋集

王栢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眞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於中禁每大臣登進二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録云時禁中火碑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為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麤而著之識鑒不明眞偽莫察玉石雜糅遂為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彚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歎不已豈不快哉後

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眞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不特字體變動而摸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歙州貢墨摸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

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為李莊簡舊藏此為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為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為閩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為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鬻碑塵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眞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絶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為四冊永為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解后而得中原盛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

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分之二邪魯齋集

二王府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横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别也山谷集

余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

板本也前有目録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葢顯然二物矣

法帖譜系

大觀太清樓帖　太清樓續閣帖

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石已皴裂且王著標題多誤詔出墨蹟更定彚次併武帝一帖合於西晉武帝帖後擇七卷後右軍帖内誤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合首卷古帖三段併而歸一及躋晉宣於晉武上之類使先後次序不紊迨名臣帖亦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刊石太

清樓下此正國朝盛時典章文物燦然備具百工技藝咸精其能視淳化草創之始自然不同且當時盡出元藏眞帖臨摹定其舛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刋京雖驕吝字學恐出王著右是大觀之本愈於淳化明矣石刻鋪敘

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眞蹟摹刻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按大觀帖

大觀太清樓帖今所傳自有兩本而前人多混而為一　而又以建中靖國祕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法帖譜系

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午祕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刋前代遺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摸寫者

待詔邵彰上其事者祕書少監鄧洵武孫諤也首卷晉唐帝后書二卷三卷悉王羲之書四又羲之曁其子操之等筆五又所書黄庭經樂毅論蘭亭叙六又其家寶章集七卷乃晉索靖所書月儀八則虞世南賀知章柳公權帖後則無名人帖九則李懷琳書嵇康絶交書末卷唐無名人所書月儀諸帖多不入此刻蓋徽宗朝碑方成諸郡翻本歳月在前惟鼎帖刋在紹興故得取以攙入卷帙石刻鋪叙

太清樓續閣帖温陵劉燾無言摹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求備於王著乃失之麤硬遂少風韻翰林要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寘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

板上隱然爲銀錠櫟痕以惑人第損剥非復舊拓本之道勁矣法帖譜系

淳熙脩内司本　淳熙祕閣續帖

淳熙閣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脩内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法帖譜系

淳熙祕閣續帖十卷十二年三月被旨摹勒入石皆南渡後續得唐朝遺墨首卷則鍾繇王羲之帖次則羲獻

書内黄庭小楷後有臣遂良臨四字三卷歐陽詢蕭瑀
褚庭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顔眞卿七賢書四卷則明
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
六則張九齡三相暨李紳告身七則李陽冰篆李徳裕
畢諴李商隠書八則懐素顛草九則高閑亞栖齊巳書
末卷則楊凝式䖍無名人帖上皆有内府圖書宣和及
紹興小字印章或睿思殿印如李紳告身髙廟後有親
筆䟦語黄庭經懐素顛草則有李主建業文房之印視

今長沙所鐫筆法迥殊 石刻鋪叙

慶歷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於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顔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髙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歷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摹勒第二卷慶歷八年重冬月慧照大師希白摹勒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重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

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重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摹勒上石第九卷八年重冬月第十卷五年重秋月每卷各有慶歷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摹字不復贅錄法帖譜系

長沙帖十卷實祕閣前帖翻本内義獻帖略有增入慶歷間慧照師錢希白摹鐫自五年乙酉至八年戊子訖事嘗觀雜文中載東坡自儋耳移合浦見桂帥程欽之潭帖册各題其後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

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容齋隨筆謂坡仙遺墨今藏其家但二卷郗愔書第三卷帖何以斷當字分兩行希白善書者於此殆不可曉今長沙帖間不存希白臨摹歲月或云土人又私翻木板有紋可辨石刻鋪敘

曹士冕曰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予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摸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長沙守城者以為砲石無一存者紹興間第三次重

摸失眞遠矣王氏法書苑

陳繹曽云希白摸刻潭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匀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翰林要訣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於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絶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於姑蘇與九江所見同紙墨皆

與南碑不類而慶歷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法帖譜系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扃鐍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别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小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為碑匠家本頃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别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法帖譜系

長沙新刻本

舊刻燬於鬱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法帖譜系

長沙别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子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

歲三山林伯鳳重刻於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法帖譜系

三山木板帖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葢好事者以長沙舊帙刊勒卷帙規摹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熈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法帖譜系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干為號後崇寧五年蕭公綸記其略

云皇祐先伯父大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
兗國劉公墓刻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
就迄今五十餘年刓缺大半今續完之以藏於家葢用
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
行　法帖譜系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
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

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髣髴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摹勒八字却無淳化

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内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内再世荣名作榮名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仙芝為一行此下似别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法帖譜系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於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眞本則顯然二物

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於此法帖譜系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石刻鋪叙云得吕金部和卿閣本臨刻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刓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劉次莊摹閣帖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

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畧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王氏法書苑

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為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翰林要訣

正統二年佐歸省還家道過臨江府學見數碑埋沒路傍意其為戲魚堂碑也俾訓導同邑杜思畇起之果法帖也其餘碑刻度埋沒學傍土中惜無賢守令尋獲格

利州帖

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為稍大法帖譜系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宰是邑出所藏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北地厚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

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然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愛法帖譜系

泉帖

以淳化閣帖翻刻於泉州郡庠洪武四年辛亥知府台任當性以劉次莊釋文叙而刻之我仁宗皇帝命取入祕府人不可得而見矣格古要論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

絳帖

曹士冕曰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别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堦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者負官錢没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

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所摹者天淵矣王氏法書苑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為精密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

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眞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於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泯絶因以舊所藏本摹刻

於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雲川宫滿得闕遄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眞帖於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也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於後

絳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内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

第二行𦬊字内下面夊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破石紋

比卷内第一段與第三段右並缺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纎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

不同兩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為可恨耳 法帖譜系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道勁

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敘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缺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别此又異於舊帖也法帖譜系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

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希元皆有之

絳帖前後各十卷相傳駙馬潘正夫以閣本增損翻刊間摹淳化祓旨歲月於卷末然不見跋尾無自稽考編次

多有不同閣以漢章帝書為首列倉頡夏禹書於第五絳則倉頡夏禹書為初卷寘歷代帝王書於後帖之二卷閣總二王帖為五卷絳則前後帖皆有之衍而為十且以第二卷張芝王洽書析為第二第五卷以第三卷庾元亮卞壼書析為第三第四卷古帝王帖則删漢章帝晉宣帝明康哀簡文帝梁高帝簡文名臣帖則削司馬攸王劭王廞梁蕭子雲僧智永唐李邕等數帖却增入王濛羊諮書後帖一卷全刊入本朝太宗宸翰二卷

末冬晚書院偶成一章則當以吳越忠懿王書作標目
猶前段高宗皇帝書之類何由於謚號下花押如此是
自稱於生前九卷增入張旭千文四十五字藏真草書
乃素書跋顛旭語後云顛草之趣貴在雄逸藏真乃云
其辭又非專為此卷千文但絳初入石定為直行罔之
與鼎則為横碑十卷增入顏魯公王廙髙閑李建中書
或謂他所刊之帖皆以横石而絳獨立石印搨之際上
下字蹟相聯旣裁為經冊手軸則何所考竟且匠者摹

搨必通為一碑無緣逐截橫搨何由相綴又謂紗紙紋可辨要當自有眼目嘉定間李全在山東印搨絳帖以遺要人又有自榷場貿易以來者殆古刻不存再翻新本謂即岡帖偽為非也岡之梅斑麤率況其筆意予所見絳帖陸續幾十覺藏眞草書筆勢皆有截斷處良由元係橫書絳刻入石遷就移作直行岡以絳為祖不敢有豪髮異乃獨此帖易直為橫鼎帖紹興續刊者也亦舍絳而取法於岡是橫刊之為當矣至於以橫碑剪為

直行裝褙是又僞之拙者此以岡帖或鼎帖湊成其文自不甚順但今之辨帖者執此以别眞贋石刻鋪叙

北本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法帖譜系

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法帖譜系

絳帖殘本

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倉頡秦漢魏人書第二卷晉南朝唐宗帝王書第三第四卷晉人書第五第六卷右軍書第七第八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衞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顔魯公諸帖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元編修陳繹曽云骨法清勁足

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駿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亦可寶矣惜不完也

王佐記格古要論　按絳帖本二十卷今止存十二卷乃金源南渡後不完殘本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衞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法帖譜系

後帖之九卷張旭書其藏真顛草數十字則横鐫於石筆勢清勁蜿蜒立意本奇於絳之直行石刻鋪叙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又第二卷鍾繇帖内再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剥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糢糊略不可辨帖之謬者莫甚於此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眞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謬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王氏法書苑

彭州本

曹士冕曰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為北帖 王氏法書苑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法帖譜系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良工摹拓亦有可觀後開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於周氏後數卷板内時有直裂紋氾到霅上獲一本於向氏叔壑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

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爲恨耳趙寧叔愚曰丙戌歲在宗庫有以法帖板質於齋舍旅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析府所藏二十卷摹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鶱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王氏法書苑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鴈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研光痕可以證驗法帖譜系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子家多有之前有目録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法帖譜系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帖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於此以俟識者法帖譜系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法帖譜系

又木本前十卷

右一帖頃獲於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法帖譜系

蔡州帖

蔡州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王氏法書苑

曹士冕曰上蔡臨摸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長沙之上予嘗見於長沙兩府劉巘家同上

汝帖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

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遷不能辯也此猶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字中萃為偽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為帖語及强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為愚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强為王行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强名為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强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强名

為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溫子昇後魏碑便目為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謬又刻之

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眞者少何足怪云 東觀餘論

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卷晉人王郗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汧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顔韓賀柳李六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

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最低者也格古要論

淳化閣帖出而其子裔最良者為大觀為潭絳戲魚堂修內司而其最下者為汝蓋王寀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為甚博而甚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儓之類耳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麤而刻工拙第其刻在汝今尚可搨耳弇州山人稾

說者謂宋南渡以前帖有六本其後摸刻以傳者益多而絳潭泉汝四帖在焉然泉汝不及絳潭今潭帖已燬而泉帖取歸祕府不易得矣格古要論

鼎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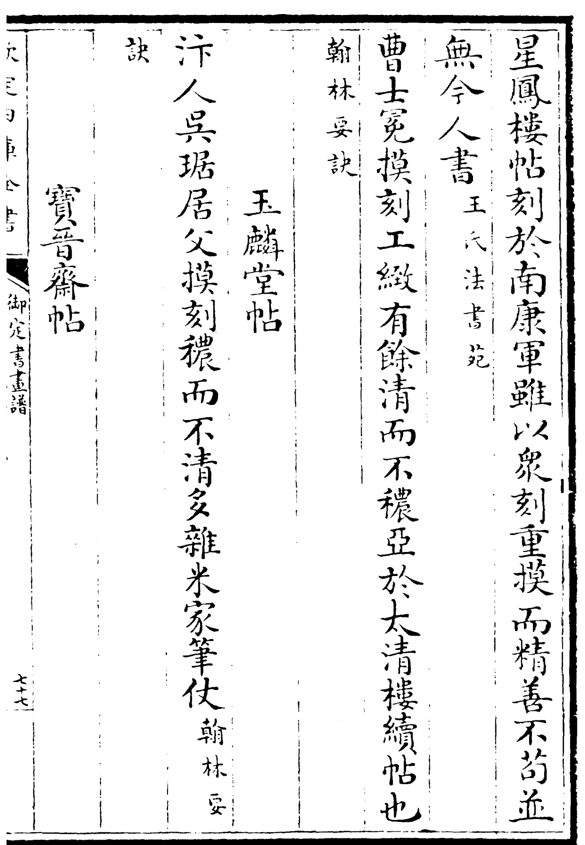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法帖譜系

武陵帖二十二卷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郡守張斛集祕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沙海諸帖參校有無補其遺闕

以成此書後列郡官名銜 石刻鋪叙

王伯谷所藏宋搨絳帖疑為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為鼎帖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為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後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辰判事常武為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定為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為絳州帖耳 容臺集

星鳳樓帖



星鳯樓帖刻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摸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 王氏法書苑

曹士冕摸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穠亞於太清樓續帖也 翰林要訣

玉麟堂帖

汴人吳琚居父摸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 翰林要訣

寶晉齋帖

宋曹之格摸刻星鳳之子在諸帖中為最下今佳帖難得學者賴此得見晉唐彷彿耳朝林要訣

宣德九年佐録因至無為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義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煙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鉤者所能得其精妙刻石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

凡卷首寳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末有右曹氏家藏

眞蹟識以大圖書 格古要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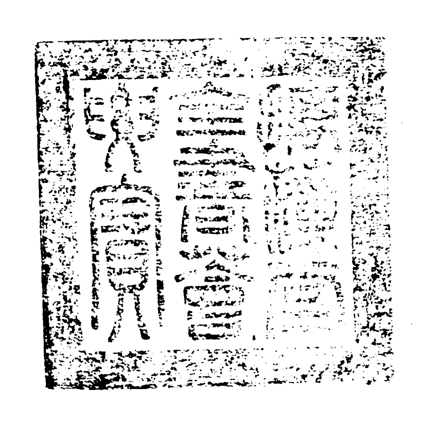
羣玉堂帖

羣玉堂帖十卷本平章韓侂冑自鐫其家藏墨蹟閲古堂帖是也首卷全刋南渡以後帝后御書二卷則晉隋名賢帖三則唐名賢帖四則懷素千文五六暨九卷悉本朝名賢帖七卷全刋山谷書八卷全刋米元章書末卷則蔡忠惠石曼卿帖開禧末韓以罪籍嘉定改元被旨儲入祕省乃改今名 石刻鋪敘

星鳳樓帖宋尚書趙彦約刻於南康陳繹曾云是帖南宋曹士冕摸刻亞於太清樓續帖此外有利州帖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又蔡州帖臨摹絳帖上下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彭州帖亦刻歴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東庫本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州重刻下十卷足之一部名東庫本其家復重

刻上十卷亦足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若賜書堂帖宋宣獻公綬刻於山陽有古鍾鼎識文絶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摹本寶晉齋帖宋曹之格摹刻在諸帖中最下為星鳳之子玉麟堂帖汴人吳琚居父摹刻羣玉堂帖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蹟最多後亦有宋人書至今有潘氏淳化閣帖乃潘九亮自摹入石顧氏淳化閣帖乃顧仲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摹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為詳

確按潘顧二本皆以賈似道家所藏重摹而潘本瘦顧本肥餘刻玉泓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氏亦鐫宋本蘭亭後有趙文敏公十八跋欲考閣帖者不可不知其支派也珊瑚網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